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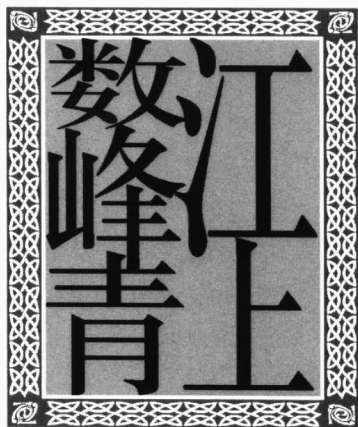
李国文 / 著 ■ 作家出版社



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

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

· 李国文 / 著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上数峰清/李国文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6. 1

(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

ISBN 7-5063-3512-3

I. 江…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1282 号

江上数峰清

作者: 李国文

责任编辑: 贺 平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制版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00 千

印张: 10

插页: 4

印数: 10 001 - 14 000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3512-3

定价: 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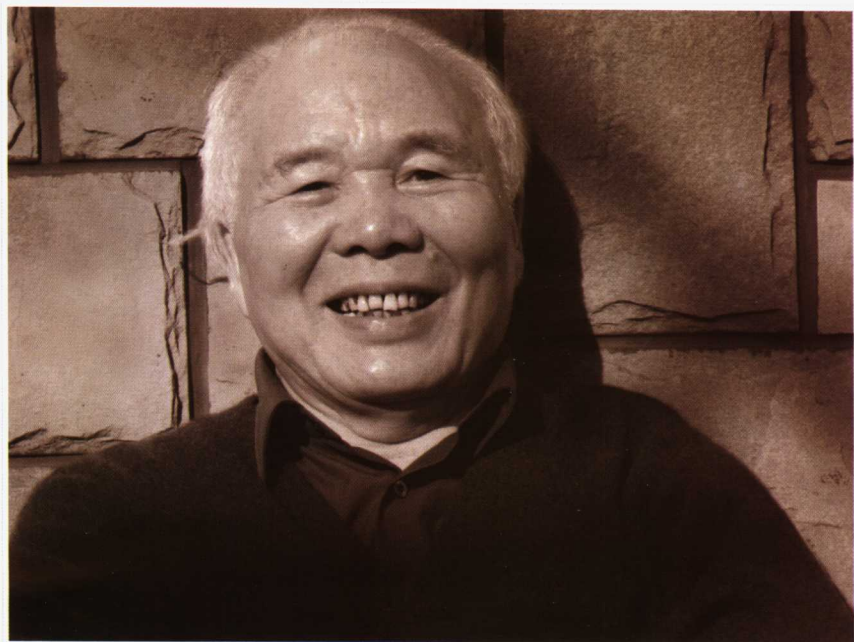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李国文 1930年出生于上海。

念过戏剧学校，当过文工团员，去过朝鲜战场，做过文艺编辑，1957年因写小说《改选》，还曾划过“右派”。1979年又写小说《月食》，重新回到文坛。此后出版过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危楼记事》和中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没意思的故事》、《电梯谋杀案》、《涅槃》、《洁白的世界》，作品多次获奖。并著有《骂人的艺术》、《淡之美》、《大雅村言》、《楼外谈红》、《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唐朝的天空》等随笔集，以及《重评〈三国演义〉》、《莎士比亚传》等书。

曾任《小说选刊》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李国文

他为什么迷上巴黎？

李国文

你去过巴黎吗？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这个城市，文学不是停留在书籍里，纸面上，文字中的一种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在巴黎，文学是活生生的存在，是能目所及都能感觉到的物质存在。一个屋顶，一扇窗户，一间阁楼，一块墓碑，一把路边咖啡馆的椅子，一家老式麵包房的烘烤箱，一棵我们称之为法国梧桐的是铃木，都可能与某一位作家，某一位诗人，某一部小说，某一首诗歌联系起来。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散文是一种轻灵而又自由的文体，为我国历代文人墨客所喜爱。数千年来，流派异彩纷呈，名篇佳作迭出，一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道亮丽景观。为了展示当代散文创作，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中国文学事业的不断发展，我社将推出一套“当代散文大家精品文库”丛书。经过严格遴选，进入本套丛书的作家，都是当代创作颇丰、名满文坛的散文大家。这套丛书，每人一卷，每卷精选20余万字。这套丛书，风格迥然，特色鲜明，令人赏心悦目，美不胜收。读者可一览当代散文大家的不同风范。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目

录

他为什么迷上巴黎? / 1

左拉的逃亡 / 12

福楼拜如是说 / 23

永远的巴尔扎克 / 28

“不娶少妇” / 38

江上数峰青 / 53

魏玛的爵爷歌德 / 6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 72

犹大之悔 / 83

想像力到哪里去了? / 94

嫉妒的颜色 / 106

文学的膨化 / 115

海外闻见录 / 125

由匹诺曹的鼻子谈起 / 134

伊索的舌头高论 / 147



1.



从屈原到王国维 / 158

文人长寿考 / 171

文学年龄考 / 183

论拜把子 / 192

论看热闹 / 203

一吊钱价值多少? / 216

菜市口遐想 / 225

说 伧 / 237

阅读的愉悦 / 244

马斯涅拉如是说 / 251

一 爱的极致 / 251

二 撒旦跳舞 / 253

三 此路不通 / 254

四 聪明抉择 / 256

五 自由之果 / 261

六 死亡合同 / 267

七 地狱之门 / 277

八 沙漠之梦 / 287

九 无罪之城 / 294

十 湖上故事 / 307



他为什么迷上巴黎？

你去过巴黎吗？

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有这个城市，文学不是停留在书籍里、纸面上、文字中的一种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在巴黎，文学是活生生的存在，是触目所及都能感觉到的物质存在。一个屋顶，一扇窗户，一间阁楼，一块墓碑，一把路边咖啡店的椅子，一家老式面包房的烘烤炉，一株我们称之为法国梧桐的悬铃木，都可能与某一位作家，某一位诗人，某一部小说，某一首诗歌联系起来。

你也许想不到，你拾级而上的某个街区、某条小巷，也可能正是海明威1921年到1926年生活在巴黎的那段岁月所徜徉过的地方。你大概更不会想到，那时还属无名之辈的他，正是由你所走的这条上坡路开始发迹，开始领受什么叫做成功的滋味，也开始将文学，将浪漫，将爱情，与艰辛的日子糅合在一起的文人生活。

海明威后来的所有一切，都是与他在巴黎的这个开始分



不开的。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用来形容这座城市，也许再合适不过了。人杰地灵，反过来，就是地灵人杰。于是，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在优越的外部条件下，人才得以出头的机会，要比在恶劣的环境中，好得多。而对人杰来说，好的机遇，也就是地灵，可以为他提供更大的发挥余地。人们常常惋惜天才的命运不济，生错了地方而被毁弃，生错了时代而被埋没，碰不上名师而浪费才华，碰到了小人而永劫不复，说明了外部世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

巴黎，这座世界之都，提供了海明威登上文学舞台的一个阶梯。

他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记述了这段历史。假如上世纪二十年代，海明威不作为《明星日报》的常驻欧洲的记者，到巴黎来，在这座世界文化名城开始他的文学生涯，而恰巧又极其幸运地接触了这座名城里一群文化艺术界精英的话，也许，结局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按他那种硬汉精神，有可能去当斗牛士，然而在巴黎的这段生活，使他决定与文学奋斗，一直到最后开枪自杀，始终轰轰烈烈。

人的周围状态，可是不能漠然视之，掉以轻心的。中国古代的第二位圣人孟子的母亲，为了使她的儿子有良好的学习环境，曾经搬了三次家，可见这位女性懂得一个好的周围，能起到玉汝于成的作用，反之，周围比赛着谁更多一些小市民的无聊和庸俗，即使有一番振作之心，周围的安于现状、惯于苟且、得过且过、浑浑噩噩的一张张肉脸，也会像那沉重的尾巴拖住了你，想逃也难。在充满腐蚀性的空气中，即



使黄金也会失去应有的光泽，更何况懒散堕落、习惯势力、无谓消耗、虚掷时光，都在销毁着人们的意志呢！一位哲人这样说过：“宁肯被恶狼撕得粉碎，也不愿和一群癞皮狗苟活在一起。”这话很有道理，老跟着鸭子走路，早晚会落下罗圈腿。也许这位先贤整日与癞皮狗为伍，实在受不了周围的狗腥腥之气，所以，才愤然呐喊吧？

周围是谁，你是谁，这是一个定律。出污泥而不染者，有，但，很少。

同样，一个不大不小的作家，周围一圈拉拉队，为他摇旗助威，为他制造声势，为他涂脂抹粉，为他冲锋陷阵，估计这位作家，也是难能免俗的热闹中人，起哄架秧子的货色，没有多大起子的瘪皮臭虫，而不会是其他。

海明威是幸运者，如果没有巴黎，海明威不会走向世界。巴黎平静地接受了这位大师，没有捧到天上去，也没有打进十八层地狱，大方而慷慨地给了他最初登场的舞台。

最近，他的百年诞辰，文化界照例热闹了一小阵。很不幸地，中国读者已经被太多太烂的信息垃圾，搅得昏头涨脑，弄不清谁是真的大师，谁实际上不过是冒牌货的大师，于是，主持人雨过地皮湿地走了一回过场戏，也就礼成退席了。过去也就过去了，估计下一次再提海明威，该是一百年后的今天。

没有人提到这本薄薄的回忆录，其实，这倒是了解海明威成为大师过程的一把很关键的钥匙。不过，这本小册子被冷落，倒也不奇怪，那些正经八百的海明威小说，又有多少人在捧读？如今，在一般读者心目中，这位大师的名字，已经不那么闪亮了。这不怪读者，而是应该责备那些不三不四



的评论家、教授、报章杂志的主编之流，他们总是按捺不住一种近乎手淫的下流嗜好，有事没事地爱搞一些什么二十世纪经典，什么百年排行榜之类的游戏，误导读者。把一些猪下水、羊杂碎，当作满汉全席，推荐给一心想读些名著的年青人，实在害人不浅。

也许这个圈子，是一块小丑容易称王的地盘，越没有学问，越显得学富五车，越没有本事，越显得全褂子武艺，样样精通。这些人以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的敢想敢干的大无畏精神，对本世纪，本百年的文学精华妄加褒贬，信口雌黄。海明威说过：“对于优秀作家来说，是不存在任何等级的。”唉，你拿这些在大师著作上随地大小便的人，有什么办法？一个个还做出庄严肃穆，苦思冥想，痛苦得要命的样子，真让人恶心。

这本小册子，据海明威的太太说，是从1957年在古巴开始写作的，1958年冬到1959年初在爱达荷州的凯奇姆继续写作，1959年赴西班牙，带去了原稿，1960年春才在古巴写完，然后，在这年的秋天，又在凯奇姆作了一些修改。我所以抄录下来这些写作日期，只是想说明海明威本人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他甚至建议大家不妨当小说来看。

我想，每个人，在他一生中，总有一些特别的记忆，或是温馨的、甜蜜的，或苦痛的、酸涩的，或是印象深刻的、弥足珍惜的，或是难以磨灭、永志不忘的。海明威在巴黎的岁月，是以上两者兼而有之的情感产物，所以他格外重视，并不仅仅是他成功的第一步。

二十多岁到巴黎的海明威，带着他刚结婚的妻子，度过了六七年在生活上很窘迫，精神却异常充实的日子。近三十



岁离开巴黎时，他已和第一个妻子哈德莉·理查森离婚，这或许是他抱憾终身的事情。因此，他无比珍惜他和他的妻子，他和一系列朋友在巴黎度过了七年美好时光：他坐在雨中的咖啡馆里，用铅笔写他的电报文体语言的小说，或是到罗浮宫去欣赏名画，或是看街头画家的绘画，或是在拳击馆里发泄他那无穷的精力，或是到塞纳河去钓鱼，或是外出滑雪，或进行采访，有机会坐火车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他过的是清苦而不是快乐的生活，那只能吃廉价食品的感觉，那冬天火炉冷冰冰的感觉，那口袋里只剩下硬币叮当作响的感觉，对他来讲，都不在话下，这一切都无碍于这个硬汉，一步步走向文学。

他成功在巴黎！因此，这记忆对他来讲，很不一般。

大凡一个胜利者，到了接近人生旅程终点的时候，到了不再把辉煌视作生命必需品的年纪，到了孔夫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便可以坦然面对走过来的道路。既不需要回避是非、维护尊严，也不需要特别的笔墨，一定把自己或者别人描绘成自己认为的那种样子。他之所以念念不忘在巴黎的日子，因为他生活的周围，是一些睿智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聚集在一起的集体，他们每一个人，都像物理学上所说的“场”那样，与他产生过或重或轻的撞击，使他由并不非常出色的战地记者，蜕变而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小说家。他满怀深情地然而又是客观真实地，追述着这种场与场的精神世界的运动，使我们懂得周围，除了物质条件以外，人的因素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何其性命攸关！

上个世纪20年代与海明威一齐生活在巴黎，形成他周围的那些朋友们，既有名声响亮的菲茨杰拉德、庞德、刘易斯，



也有举足轻重的斯泰因、帕辛，既有当时闻名，后被时间磨蚀得毫无光彩的诗人、艺术家，更有那些穷困潦倒的无名之辈。虽然，他们谁也不是大师，但在海明威成为大师的起跑线上，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艺术的信念，对于文学的忠诚，对于批评的执著，对于创作的自信，起到了“大师”式的撞击作用。合金钢之所以坚韧，就由于它的成分中，有其他稀有金属；这些掺入物，本身也许是极一般的矿物，然而与钢铁溶化在一起，便产生出质的变化。

他们是真正的文学接触，没有依附，没有臣属，更没有谄媚，也不存在打压，尤其没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和“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惟我独尊，惟我独革。周围里有了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文学便成了果戈里笔下的那个彼得堡的十二等文官，夹着公文包永远向长官鞠躬的小员司。

所以，他怀念那一时期他所拥有的极其正常的和健康的周围，他视那段日子为流动的圣节，这本书是他死后由其妻子（他四位太太的最后一位）玛丽·海明威整理出版的。书前引用了海明威在1950年写的一首《赠友人》的几句诗：

假如

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

那么

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

巴黎都会在你心中

因为

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从这里，我们更了解海明威对于巴黎那圣节般记忆中的文学精神是何等的萦思不已了。

不过，我们再读一读他对自己国家的那些作家的议论，再来品味这首《赠友人》的诗，对他怀念的文学精神，会有更深的理解。他谈到美国文坛时，总是运用愤世嫉俗的语言：“我们国家没有伟大的作家，我们的作家一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准要出点什么毛病。”

这样的出了毛病的周围，他肯定掉头不顾而去。

对于美国的同行，他出语惊人：“这是一些装在玻璃里供作钓饵用的蚯蚓，它们极力想从彼此间的交往中和从同瓶子的交往中摄取知识和营养。”“凡是进了瓶子的人，都会在那里呆上一辈子，一旦离开那个瓶子，他们会感到孤独。”

而且，他还认为：美国的某些作家，“活到了古稀之年，但是他们的智慧并没有随着年龄而增长。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欠缺什么。”“关于过去的事我无从谈起，因为那时我还没来到这个世上，不过，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是什么都可能发生的。男性作家到了一定的年纪会变成婆婆妈妈的老奶奶。女性作家则变成圣女贞德，但却不具备她那种战斗精神。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以精神领袖自诩。至于是否有人跟着他们走，这并不重要。如果找不到追随者，他们便臆想出几个追随者。”（以上均见《非洲的青山》）

等等等等。

所以，他大概庆幸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在巴黎度过的，因此，他要写这部《流动的圣节》。如果，海明威在美国，他有可能不钻进这只瓶子里吗？既然进去了，他有办法使自己不成为蚯蚓吗？那恐怕很困难。假如只有一个作家成为蚯



蚓，大家也许会觉得这个成为蚯蚓的作家很好笑；一旦所有的作家都钻进了瓶子里，那个没成为蚯蚓的作家，有可能成为众蚯蚓嘲笑的对象。

因此，人与周围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必然现象。人，作为存在的个体，类似物理学上所说的一个场。这个个体与周围无论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的其他个体，凡能构成一定关系者，都存在着场与场之间相吸或是相拒；亲密无间或是不共戴天的场效应。

这样，一个人，影响着周围的人，同样，周围的人，也影响着这个人，这是永远的现实。除非你自我封闭，否则，这世界上没有与周围完全绝缘的人，同样，除非你画地为牢，这世界上也没有丝毫不受周围影响的人。正常情况下，你周围全是精英分子，谅你不会是白痴，你周围全是一百一的混蛋，估计你也圣贤不了。所以，周围，很重要。看你的周围，便大致可以称出你的斤两。假如你是一位大作家，看哪些人尾随你、围着你、也就八九不离十地了解了你；假如你是一个中作家，看你尾随谁，围绕谁，用老百姓的话说，也就知道你的大概其了；假如你是一个普通作家，看你对谁不分青红皂白地五体投地，鞍前马后，老是把袖子卷到胳膊上，做效忠他的敢死队状，也就基本上把握得住你的道行深浅了。

我国旧时文人，很在乎周围，应该有谁，应该没有谁，是很在意的。“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刘禹锡先生追求的就是这种精神胜于物质的周围。房子虽然陋，境界相当高，在他心目中，澄清周围的质素，保持一定的格调，谁到我这里来，我到谁那里去，要有一点考究。